

林译小说丛书

吟边燕语

[英] 兰 姆 著



务 印 书 馆

吟边燕语

〔英〕兰 姆 著

林纾 魏易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81 年 · 北京

Mary Lamb
Charles Lamb
TALES FROM SHAKESPEARE
(莎氏乐府本事)

林译小说丛书
吟 边 燕 语
〔英〕兰姆 著
林纾 魏易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17·2

1981年10月第1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8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字数 72 千

印数 49,500 册

印张 3 3/4。插页 2

定价：0.75 元

出版说明

林纾(1852—1924)字琴南,号畏庐、冷红生,福建闽县(今福州)人,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一个人,译作有一百八十四种之多(包括几种非小说),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种左右。由我馆出版和在我馆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世界》上发表的有一百四十五种,其中辛亥以前五十七种,大部分在辛亥以后直到二十年代初。

林纾的许多译作,在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起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,如具有反封建意义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在1899年出版,曾“不胫走万本”,“一时纸贵洛阳”。又如美国小说《黑奴吁天录》的出版,正值美国政府迫害我旅美华工,因此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,后来一个剧社还据此译本改编为剧本演出。林纾首次把外国文学名著大量介绍进来,开阔了我国文人的眼界,因而又促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发展。

林纾本人不懂外文,是依靠他人口述进行翻译的,译文难免有各种缺点,然而他作为一个古文家,善于领会原著的风格,译笔传神而流畅,康有为曾称“译才并世数严(复)林(纾)”。他的译作向以“林译小说”闻名于世,在翻译史上自

5146/0

有其地位，在翻译技巧上，虽为文言，也有值得今人研究和借鉴的地方。因此即使不少作品已另有现代汉语译本，而林译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
我们从大量的林译中选出十部重印，供研究者和有兴趣者阅读。另编评论文章及林译总目一集，并供参考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

欧人之倾我国也，必曰识见局，思想旧，泥古骇今，好言神怪；因之日就沦弱，渐即颓运；而吾国少年强济之士，遂一力求新，丑诋其故老，放弃其前载，惟新之从。余谓从之诚是也，顾必谓西人之夙行夙言，悉新于中国者，则亦誉人增其义，毁人益其恶耳。英文家之哈葛得，诗家之莎士比，非文明大国英特之士耶？顾吾尝译哈氏之书矣，禁蛇役鬼，累累而见。莎氏之诗，直抗吾国之杜甫；乃立义遣词，往往托象于神怪。西人而果文明，则宜焚弃禁绝，不令淆世知识。然证以吾之所闻，彼中名辈，耽莎氏之诗者，家弦户诵，而又不已；则付之梨园，用为院本；士女联袂而听，歔歔感涕，竟无一斥为思想之旧，而怒其好言神怪者，又何以故？夫彝鼎饕鬄，古绿斑驳，且复累重，此至不适于用者也；而名阀望胄，毋吝千金，必欲得而陈之；亦以罗绮刍豢，生事所宜有者，已备足而无所顾恋；于是追蹑古踪，用以自博其趣。此东坡所谓久履膏粱，反思螺蛤者也。盖政教两事，与文章无属。政教既美，宜泽以文章。文章徒美，无益于政教。故西人惟政教是务，贍国利兵，外侮不乘；始以余闲用文章家娱悦其心目。虽哈氏、莎氏，思想之旧，神怪之托，而文明之士，坦然不以为病也。余老矣，既无哈、莎之通涉，特喜译哈、莎

之书。挚友仁和魏君春叔，年少英博，淹通西文。长沙张尚书既领译事于京师，余与魏君适厕译席，魏君口述，余则叙致为文章。计二年以来，予二人所分译者，得三四种，《拿破仑本纪》为最巨本，秋初可以毕业矣。夜中余闲，魏君偶举莎士比笔记一二则，余就灯起草，积二十日书成，其文均莎诗之记事也。嗟夫！英人固以新为政者也，而不废莎氏之诗。余今译莎诗记事，或不为吾国新学家之所屏乎？莎诗纪事，传本至夥，互校颇有同异，且有去取。此本所收仅二十则，余一一制为新名，以标其目。

光绪三十年五月闽县林纾序。

肉 券

歇洛克者，犹太硕腹贾也，恒用母金取子，以居积得橐金无数。然如期要索，未尝假借，人多恨之。仇家曰安东尼，罗马人也，与歇同客于微臬司。其人伉侠好友，有通缓急者，必释子金勿问。歇洛克以为相形以败其业，憎之次骨。安东尼见辄肆詈，歇洛克静默弗较，至引以为恨。安东尼居微臬司，微臬司匪不尊安东尼为长者，而巴散奴者昵之，尤款款有情愫。巴固微臬司贵胄，家不中资，竟以挥霍罄其蓄，时与安东尼通缓急者数矣。一日巴散奴走诉安东尼，言：“城中巨家有弱息一，国色也，其父新丧，悉产赐其女，女嫁则挟产与俱。顾其父生时，余亦时造其门，女昵我，将订婚嫁，顾吾家式微矣。今更伸前约者，必得三千圆，或足具礼，君其能为我将伯耶？”安东尼曰：“海贾未归，仓卒不可得资，君必需此者，吾当称贷之犹太人，即以吾海舶质之。”于是同造歇洛克许，告贷三千圆，子金听所划，海贾归，即并子母归君。歇洛克自念，彼罗马人视吾犹太遗黎直狗耳，今幸见贷，非重窘之不足泄吾愤。方夷犹间，安东尼觉状，即曰：“歇洛克，尔吝假吾金耶？”歇洛克曰：“先生向在广众中唾吾衣，蹴吾身，以为犹太者狗耳，吾狗又安从出此三千圆者？”

安东尼怒曰：“尔今且勿视为朋友告贷也，视以资假仇敌，届期不能完其金者，讼置由君，我不更较。”歇洛克曰：“先生怒乎？吾宁忆前隙者，苟念我贷金，宁复计其息。”安东尼素俊侠忼爽，以为犹太遗孽，乃变调如此，信之。歇洛克复笑曰：“吾必假金，然必同赴律师定约，果如期而金不完者为约爽，请剥先生肉一镑为偿。此戏约也，先生其哂笑而从我耶？”安东尼曰：“易耳。”复私叹人嗤犹太人者，殆过当也。巴散奴骇曰：“此何如事，君乃诺之！”安东尼曰：“约中日月，视我归舶为后，吾舶一归，举所有盖数十倍于此，吾肉岂遽割者！”歇洛克闻二人言，呼曰：“阿伯拉罕乎（此犹太始祖，犹太人动辄呼之者）！不图基督教中人乃亦妄测平人至此乎？”因谓巴散奴曰：“君试念之，吾得安东尼肉，能甘之如牛羊耶，何益于口腹？君不允者，我亦不复相强。”安东尼亦谓然，遂弗听巴散奴，允其署约。巴散奴所图聘妻曰鲍梯霞，贝而孟德人也，举国艳其色，顾莫能聘。巴散奴既得图，乃盛饰其车马，过鲍梯霞，从健奴曰格来替，气概甚盛，鲍梯霞果悦而嫁之。巴散奴从容语鲍曰：“余门望虽高，顾所业乃不如中人。”鲍梯霞曰：“以君才调，即得甚美于吾，甚高于吾者，事君犹恐不获当。顾乃以蒲柳之质相耦，又遭恫凶，未尝学问，事君已愧，君反自引以为病耶！且吾未事君，连阡之田，累万之金，吾主之，今既委身君子，则君为府主矣，请以吾戒指一奉饷，如饷君以权，足以主此产者。”巴散奴感激至于无言，乃即戒指誓曰：“吾永不背此戒指。”鲍有侍儿曰聂里莎，见主妇笃事主翁，亦与来奴格来替订婚约。格来替以情白

主人，巴散奴与鲍梯霞咸允，遂成礼。方合卺间，家书突至，巴散奴读之色变。鲍梯霞以为丧书也，叩之，巴散奴疾首言曰：“实告君，吾家罄矣。前之略能具礼者，实贷于安东尼，安东尼又转贷之歇洛克。署约以爽期不偿金，当割安氏之肉。”言已，又读其书曰：“吾亲爱之巴散奴，吾海舶受颶没矣。犹太人诺责之期至矣。若照约行事，吾去死至迹，故必得君于吾临命之前视我。若君必不能至者，即可勿至。”鲍梯霞闻言大悲，曰：“安东尼为我夫妇故至此，吾请以二十倍偿责，语犹太人不能动吾安君一发也。君趣行救长者。顾大礼未成，无以正名；礼成君行，吾憾亦滋释。”于是巴散奴遂挟其仆归微臬司。既至，安东尼已下狱，且为期已过，巴散奴出母金，歇洛克弗受，必欲得肉，且立期请微臬司公爵定讞。巴散奴术穷，拟坐候鞠期，与安东尼同命。先是，巴散奴别其新妇时，妇言曰：“讞定，宜与安君同枉我。”既而鲍梯霞自念，犹太人凶狡，安君必无全理，吾前约万事悉禀承巴散奴号令，无敢专决，今事急当同行，因治任趣微臬司。鲍梯霞有戚畹曰贝拉略，精于刑律者也，鲍梯霞以书请托名以往，且假其衣饰一行。书既报闻，鲍梯霞果变服为律师，并饰其侍儿为书记状，驰至微臬司。时公爵方临鞠此狱，鲍梯霞出贝氏上公爵书，书云：“吾夙计自来为安君平反狱事，顾病莫至，今请以忘年友贝而蒞临鞠，为安氏辨曲直。”公爵允之。然堂之上下见律师貌美，恒奇骇。时二造咸上，鲍梯霞四瞩，见犹太人意气绝张，其夫巴散奴侍安东尼之侧，惨然不能为容，顾巴散奴实莫知辨质法堂者之为其妇也。鲍梯霞

语歇洛克曰：“以律意申之，安东尼负责当如约。顾为人须尚慈爱，君不过欲得钱耳，即索彼多金为子者，于法亦善，何为诟诤争此块肉？”反复伸理至数百次，歇洛克屹然不为动，坚请如约。鲍梯霞曰：“君以为安东尼终不能出此金，故甘其肉乎？”语未竟，巴散奴捧三千圆上，且曰：“金固在，即多索子金至数倍者，当不敢较，并乞律师于法外行恕，拯吾良友。”鲍梯霞怒曰：“国家定律，安可恕者。”歇洛克乐而呼曰：“但尼而来平享吾讞矣。”但尼而者，犹太良有司也，律师妙年鞠讞，乃老练至此。鲍梯霞趣取约，读竟曰：“约甚明审，据律安东尼当剜却心头肉矣，然以吾决之，得金为优，曷辟此约！”歇洛克坚勿承。语既，出利刃，即其靴上磨拭，且下。鲍梯霞曰：“安东尼，尔到此尚何言？”安东尼语巴散奴曰：“我死不置念，唯求速死，请以手授我，执之为别。君归，勿以我故耿耿不自聊，唯告夫人，道老友爱君夫妇仅此耳。”巴散奴悲哽言曰：“我之重视吾妻，甚于吾命，今见君惨状，似吾命及此爱妻均瞠乎后矣。苟能出君于死者，吾命即非所惜。”鲍梯霞忍痛语巴散奴曰：“设君妻在是者，能允汝所言耶？”格来替见主人如是，亦以语慰安东尼曰：“吾有妻，亦甚爱之，然较其轻重，尚望吾妻诉之天帝，得从危难中道君死。”聂里莎侍侧，作书记诘问曰：“此言若亦第背尔妻言耳，果如是者，尔诟能安？”犹太人久候不得当，因请曰：“律师当趣下断语，吾责须还久矣，何久絮絮作儿女语！”堂上下人咸为安东尼哀惧。鲍梯霞曰：“尔曾具天平称肉来乎，尔曾以医士补创者来乎？吾意镑肉一出，此人殊矣。”歇洛克曰：“律

师言，约中无之。”鲍梯霞曰：“约固无之，然得医，彼人可毋死。”歇洛克曰：“约中所无，吾何所恤！”鲍梯霞曰：“安东尼身上镑肉归汝，国家律法许汝，堂上下人亦不复驳诘汝。”歇洛克复呼曰：“但尼而来平亭吾狱矣。”语已出刀，语安东尼曰：“君于此归矣。”鲍梯霞曰：“止，吾尚有言。条约之上言得肉而止，未言流血，流血者国律所忌，尔剜肉能不流血，于律既无背，不尔，籍尔家矣。”堂上下哗然，称律师公明，声哄如沸。格来替拊歇洛克之背曰：“犹太人，但尼而平亭汝疑狱矣。”歇洛克语塞，颤声言曰：“吾愿受圜。”巴散奴大悦，奉银圜与之，鲍梯霞曰：“止。歇洛克，在律无受金之责，且律忌流血固矣。然约中大署得肉一镑而止，歇洛克刀下重逾一镑之外，在律亦不遁，籍产且兼抵其命。尔狱既负，产宜归公，唯合抵与否，则权在公爵，尔曷不哀请？”公爵曰：“尔命可恕。然尔产半归安东尼，半入大藏，狱即是决。”安东尼曰：“吾无须此。彼犹太人有女嫁基督教人，歇洛克怒不予以奁具，吾今请舍此产，俟歇死时授其女，吾无须此也。”歇洛克俯而署牒，嗒然而归。公爵既释安东尼，心殊服律师之明决有急智，延饮于内。鲍梯霞弗欲，欲趁此归贝而孟德，乘其夫抚慰安东尼时，得间行也。公爵复语安东尼曰：“尔谢此律师，性命彼再造耳。”巴散奴语鲍梯霞曰：“吾二人命如属丝，均先生所惠，请即以三千圜为先生寿。”鲍梯霞弗许。巴散奴坚请所欲，鲍梯霞曰：“得君手套为记足矣，他无所欲。”鲍梯霞意欲得其戒指，以试巴散奴，去其套即所以见戒指也。见戒指时，即曰：“此良佳，曷以见惠。”巴散奴再三言

曰：“此吾贤妻所予者，殊不敢奉饷，然必于微臬司中得十倍于此者，勿惮重值。”律师愤然曰：“君言大似愚乞儿者。”拂然而去。安东尼答曰：“君何惜此戈戈者？即夫人有言，亦足申辩，奈何开罪律师。”巴散奴不欲重拂朋友之意，因出戒指授格来替追律师。聂里莎见格来替至，亦与索信物。格来替见主人出戒指勿惜，因亦出聂里莎所授之戒指奉聂里莎。主仆狂笑而去，以为彼二人归时，得讨罪之檄矣。二人归家易装。顷，巴散奴与安东尼亦同至贝而孟德，鲍梯霞见而贺谏直。语次，闻聂里莎与格来替大扰，声达于外，鲍梯霞曰：“彼新婚乃反目，是果何事？”格来替曰：“为戈戈一戒指耳。”聂里莎曰：“主妇，彼受吾戒指时，坚誓勿更他赠，今云乃付律师一书记，婢子意必不然，乃用吾物赠荡妇耳。”格来替曰：“安有是者？吾出此时，书记态度乃与尔同，吾主人亦见之，奈何诬我！”鲍梯霞曰：“格来替误也。夫妇定情之物，乃复授人。余前此亦授主翁以戒指，主翁文明，誓不他赠，安如汝蠢蠢者。”格来替大震，即曰：“吾主人戒指亦赠律师矣。”意攀主人，欲以逃责于其妻。鲍梯霞亦佯怒作色，咎巴散奴，以为为主仆者，均有外妇。巴散奴力辩。安东尼叹曰：“吾为朋友故，几杀其身，彼亦为我亡其戒指，以天理言之，皆义也。吾决巴散奴信人，必不遽背夫人，夫人请勿怒巴散奴。”鲍梯霞曰：“君能保巴散奴勿负我，我犹有一戒指奉饷。”巴散奴见故戒指大骇，鲍梯霞始一一语巴散奴以状。安东尼、巴散奴大喜欲踣，乃觉性命呼吸中均恃此一美人之力，同谢鲍梯霞不已。俄传安东尼之海舶搁礁耳，今乘潮复

归，于是安氏仍享其素封。

驯 悍

悍妇加西林者，为拍度阿富翁白铁司答长女也。加西林未嫁时，恒以枭虐之状接其长老及其臧获，拍度阿父兄咸斥言其人曰“悍妇加西林”，于是部中少年莫敢与问名者。而季女冰蛤则柔婉多姿，人争求匹。白铁司答素秉礼法，以为长女未婚，季女不当越序而嫁，恒以此屏媒氏。一日，有披屈菊者，远从维鲁纳来，将求偶于拍度阿。闻加西林悍声，然以其美而多资也，涎之，以为苟至吾家，将有驯狮之术，必不令作奇吼。披屈菊者，轻狡而工于内媚者也，因造谒白铁司答，言：“仆在维鲁纳，闻女公子才贤，故远涉求系援于公。”白铁司答闻言，固欲嫁其女，斗触才贤二字，色乃大赧，谢披屈菊曰：“老夫不敢欺客，息女良非才，而且非贤，客何誉之深也。”语次，忽见笛家直排闥至白事，血渾被面，言：“适教女公子吹笛，女公子竟以笛抵吾额，乃为此状，翁且奈何？”披屈菊闻言，伪喜曰：“女公子竟憨猛如是耶？吾服其神勇，愿见之私更渴。”因复请曰：“仆早孤，区区以一身肩家事，日碌碌无宁晷，行以婚事濡此，今且归。翁若许我者，则请一语而决，并示以奁具。”白翁奇骇；复计女既弗驯，久留适以自困，乃脱口言曰：“先以二万圆贖此女，老夫死

后，更分其产之半。”主客均诺。翁入面其女，言：“有客求婚，在厅事中迟汝矣。”时披屈菊自念女苟出者，吾当以术掇取之，苟肆口呬者，我将美其声如黄鹂；弩目视者，我将目其貌如玫瑰花之浴露；苟肃然不作一语者，我将盛道其词锋之利与才调之美；苟大声屏逐出户，则我乃谢其盛款，如作经月之留者。夷犹间，加西林入矣，披屈菊一见，即曰：“加德，晨兴无恙耶？”（西人于至亲之人，相见者必缩其名为短音。加德者，加西林三字之缩声也。）加西林怒曰：“吾加西林耳，胡言加德？且语我者谁耶？”披屈菊曰：“加德，谎也，尔非余所亲之加德耶？加德乎，尔盖地球上最可爱之加德耳。人咸称加德嘉，故余涉远道至此，求面加德。”女曰：“聋男子，尔独不闻我加西林悍声被一国耶？吾以悍自隐，死且为谧，汝称吾才贤，得不为伪？”女且呬，而披屈菊敦敦而谀，如无闻见。既闻白翁且入，乃急称曰：“加西林，翁已许我夫汝矣。奁具已定，勿论加西林之意云何，吾必得尔为妇。”时翁入，披屈菊称曰：“女公子幸青睐我，约一礼拜后耦我矣。”加西林曰：“安有是！后礼拜中我看汝雌经矣。我即无夫，安事汝者！”披屈菊曰：“吾二人已成议，唯见翁则故作此态，幸翁勿听。翁请于此礼拜后治席延亲故，吾则归维鲁纳为女公子制衣饰。”于是白翁信之。及期，宾客大聚，作喜筵，而披屈菊独不至。加西林哭于房，以为披屈菊者非娶妇，直以我为戏。已而披屈菊常服至，所云制衣饰以遗其妻者，咸付子虚。众促其易衣，披屈菊争曰：“加西林之嫁我，重吾行耳，岂戈戈贵此盛饰者！”众力争不能得，遂送其夫妇至礼拜堂。

牧师问披屈菊：“加西林嫁汝，果诚耶？”披屈菊忽佯狂大呼，答牧师曰：“良是，良是。”礼堂之中咸哗笑。牧师奇骇，圣经竟自其手中脱落于地。牧师将俯拾其经，披屈菊拳其背曰：“吾夫妇行礼，汝礼宗，奈何不敬！”牧师触拳锋立扑。行礼未竟，披屈菊风狂愈甚，加西林战栗不已。大众愕然，以为礼堂中从未睹此狂悖者，不审披屈菊诈也。礼毕，白翁治盛席于家，将款其夫妇，披屈菊坚勿听。白翁劝，加西林置，披屈菊均弗纳，神色俱厉，矢口趣行，扶加西林上马。马羸欲僵，并骑行犇确中，马疲数蹶，则指斥其奴仆弗谨，声磔磔然。颠顿久之，始至家，忽改容延加西林入室。肴核既设，披屈菊顾而怒曰：“是安可款吾加德者！”蹴而去之，盘碗之声彻天矣。于是罢食。女困而思卧，披屈菊入室，见衿裙所置，咸不如律，举而置之户外，斥曰：“是安可卧吾加德者！”女既困，且无卧具，乃就榻坐。目垂瞑，忽闻披屈菊大声斥其僮厮，声轰如暴雷，每一瞑，即为警寤。明日临食复尔，夜临睡复尔，然其对加西林则柔婉欲醉。加西林馁极，求食于婢媪，婢媪咸战栗而对，不敢遽诺。加西林自念：彼之见娶，殆欲死我耶？彼丐者求食于吾门，尚且予食，而吾自少迨长，不知求人为何事者，今日馁而无食，倦而莫睡，而又不肯肆求，然所莫可如何者，彼人乃为爱我之故而恣其暴怒，则滋难解矣。已见披屈菊入，手少肉及面包，语加西林曰：“吾庖滋不工，吾恶之，今吾自行庖，治少肉，供吾极亲爱之加德。加德须鉴吾诚，恕吾弗洁，谨此肉也。”加西林无语。披屈菊曰：“是殆恶吾弗洁，吾徒劳，仍莫得吾贤妻欢。厮来，厮来！”

将此肉去。”加西林馁极，乃发声曰：“置之。”披屈菊曰：“天下为人劳者必得谢，加德今鉴吾劳矣，胡不见谢？”加西林咽声于喉曰：“敬谢先生。”加西林方欲进肉，披屈菊复止曰：“加德雅人，胡乃不细撕而遽齿决。”加西林不得已，徐徐而进。披屈菊言曰：“吾意欲从加德朝翁，门外已市得首饰及衣装，集厅事矣。”加西林食未竟，披屈菊斥去之曰：“多食且伤胃。”已而侍者进美冠，披屈菊曰：“是何小如胡桃，趣更制。”加西林曰：“姑留此，此制为能文闺秀所常御者也。”披屈菊曰：“待君能文而秀时御此，此尚非其时。”加西林既进少肉，神定，悍声复少张，抗言曰：“汝奈何禁余勿言，即高贵如汝者，在法亦无见抗之理，汝奈何禁余勿言！”披屈菊知一与抗辨，必且无幸，复鞠躬曰：“加德言良是，尔弗重此冠，正与余意同耳。”加西林闻言，知披屈菊支也，乃曰：“重轻且勿置论，但余甚爱此冠，非是余不冠也。”披屈菊遽易其辞曰：“君且视裳衣。”乃出佳制一衣，金碧烂然，陈女前。披屈菊忽怒曰：“匠奈何须此断缣零素为者！”匠曰：“主人诏我必以佳，舍是更无佳于此者。”加西林亦曰：“是亦良佳。”披屈菊闻匠言为主人诏我，乃大怒，斥人麾匠于门外，复笑语加西林曰：“加德，吾夫妇当以常服归矣。”立时索马曰：“必乘时至翁家，就午餐。时已七句钟，至翁许，正值餐时。”然为时实已十一句钟。加西林为彼狂暴所慑，乃徐徐告曰：“为时非早，恐到吾家已饭后矣。”披屈菊曰：“吾意殊不欲人见佛，吾言七句钟者，必七句钟，人言出入，均弗愜吾意。今为时既晚，则明日行耳。”迟明，行道中，见日，披屈菊仰视曰：“月